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畱止旬日
 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
 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
 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用力
 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處已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治人治體九
 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已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治體九
 卷論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之要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觀聖賢
 卷論教學十二卷論警戒十一之要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觀聖賢
 十四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
 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
 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
 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
 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

讀書本

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
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
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
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
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
近而騫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
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朱子答呂伯恭曰近思錄不可無如以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
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
體自合入第一卷今卷在出處之段又事親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
今欲別作一卷今卷在出處之段又事親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
尊意如何為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已附於目錄之後
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又曰近思錄數段已補入目錄之後致於

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坊刊得一本亦可
也入卷中矣以警今日學之用近思錄坊刊得一本亦可
之論尤為空言而輕讀之也書讀之深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
勿以先生之言而近世紛用之謂之章論者殆不足復過也
程指之遠而近世紛用之謂之章論者殆不足復過也
氏以之來一而己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也然也
其言涵養須是敬為一書則在致知若細讀之此意甚善三
生說自著曰知用應接各書時理矣近思錄前四卷專說此
眾理自著曰知用應接各書時理矣近思錄前四卷專說此
答實文曰知用應接各書時理矣近思錄前四卷專說此
學問規矩病痛知用應接各書時理矣近思錄前四卷專說此
者不問能通曉會何暇盡旁通以致其博若看未熟只此
得治通曉會何暇盡旁通以致其博若看未熟只此
書尚不能通曉會何暇盡旁通以致其博若看未熟只此
法小學備錄四子之精微近思錄之書而看未熟只此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精微近思錄之書而看未熟只此
要三格物窮理四存之精微近思錄之書而看未熟只此
處進退辭受之道存之精微近思錄之書而看未熟只此
十象一教思錄大率所錄及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
氣象一教思錄大率所錄及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

可以處事目之 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 近思錄 賢說得 不切
 人身如中庸大 學論語孟子皆 近思錄 賢說得 不切
 言平且熟看大 學論語孟子皆 近思錄 賢說得 不切
 切某所以與伯 恭商量教他 做下數語不 如載於後正 謂此也若只 讀
 此則道理孤單 如頓兵堅城 之一數語不 如載於後正 謂此也若只 讀
 以游心看第一 卷則漸曉第 一卷未曉得 且從第 二第 三卷 看起
 甚多日看第 一 卷則漸曉第 一卷未曉得 且從第 二第 三卷 看起
 悠地這裏說得 如此文字也 是却難有 此時細 看地 說去 却面 又中 是
 有箇路陌推尋 得通窮四五 十條後又 却此子 細看 地說 去却 面又 中是
 當編易傳所載 窮得何日公 須自見意 謂易傳 已自成 書信 東見
 錄中明道曰學 者先須識 仁者渾然 與物同 體中張 思叔 程仁
 也云云極好當 添入近思 錄固已 近道 一段 甚好 當收 入中 張思 叔程 仁
 先生語用關陝 方言甚者 皆不 可曉 近思 錄所 載皆 易曉 者
 論語思續錄曰 如今書已 儘多 了更 有却 看不 辯
 論語思續錄曰 如今書已 儘多 了更 有却 看不 辯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
 用扶世教昭揭民彛臣采寔惶寔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
 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
 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奎列聖相承治統任于王
 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
 書傳集之精粹遡瀛洛關陝之淵源摭其訓辭名曰近思錄彙分
 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己治人之道破
 異端之扁鑄闢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奧
 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
 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于諸家間有闕
 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一編祇欲備初學之

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之尚儒誦誦不違于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遠邁于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閱即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閒固將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于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臣遭逢上聖獲效愚衷願以螢爝之微仰俾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于法言四三五七六經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寔惶寔恐頓首頓首謹言淳熙十二年正月 日

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天僖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牒啟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繼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適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

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注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擇其精純刊
除繁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
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
得是集觀之亦可初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
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聖人之道大矣然學者必有所由以從入之序焉苟不識其門庭
而欲升入聖人之堂室何可得乎故朱子既注釋學庸語孟以宏
昭聖人之道復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掇取其關於身心日
用者教人先識其門庭嘗謂學者曰四書者五經之階梯近思錄
者四書之階梯夫階梯也者言所由以從入之序也然則五經以
四書為階梯讀四書無入處則不可以言五經四書以近思錄為
階梯讀近思錄無入處則不可以言四書也明矣雖然孔子之道
自孟子後失傳者一千四百餘年至周子二程子張子而始著至
朱子而始大著夫既集周程張四先生之言為階梯若不得朱子
精粹切要之言合觀之則學者終有所闕憾故星溪汪子將瓊山
先生所著朱子學的與梁溪先生所著朱子節要合編之以續於

周程張之後近思於是為完書而階梯之說亦於是為詳備矣但
近思錄在昔有平巖葉氏集解闡發則先生之精蘊昭然如日星
今五子合編尚少注解故璜與同志講習五子於紫陽還古兩書
院者有年遂自忘其固陋畧有發明於葉注之精者而益求其精
其未及注者則蒐輯而補之又嘗讀薛子讀書錄胡子居業錄羅
子因知記與高子遺書喜其皆由近思以升入四書五經之堂室
者先後一揆若合符節迨讀北平孫氏學約續編亦謂薛胡羅高
四先生羽翼周程張朱五先生者也於是彙萃其精要者以附於
各卷之末蓋即以四先生之言發明五先生之旨而意益親切語
更詳備焉朱子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
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愚謂此編雖於聖人

之蘊不能大有發明然於窮鄉晚進之士得此而玩心焉亦庶幾
有少資助云康熙乙酉秋九月戊子紫陽後學施璜虹玉氏敬書
於還古書院之歸仁堂紫陽朱子纂集周子二程子張子四先生
之書共成十四卷星溪汪氏訂補朱子之書增入各卷之後是為
五子合編每卷首尾有總發明逐條有細發明至於類聚薛胡羅
高四先生之粹言則分附於五先生之末四先生前後同時尚有
理學正儒然細心參酌無出四先生右者故只彙編四先生粹言
而不敢他及也
每讀朱子誨言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言
求詳乎此而因類推其全書則詳者益詳庶幾富可馱至也又曰
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言厭飫其書由四先生而

循企鄒魯虞夏之堂庶入室其先資也雖然取資四先生而不得
集羣儒大成之書類聚觀之則所纂集旨趣詎識始終條理皆會
通於大成分量中也彼分類多門糾繆原旨者舛矣在昔文莊邱
子嘗采朱子之書尊為學的擬效論語而自附於曾子有子之門
人梁溪高子嘗準近思錄例輯為朱子節要不敢擬於近思而特
梓以昭學則愚以為當取節要合編之犖然五子如五行之不可
缺一矣更取學的與節要合訂焉由五子而階梯四子六經由羣
儒大成而闡羣聖大成所稱科級畢具羹牆三古孰逾於茲惟學
的多未集注粹言集注朱子身體四子而脗合聖賢之的也學者
概宜熟讀精思不可揀擇出入矧新學叛朱其徒貌注尤當尊為
不祧完書四子之有集注可稱五子猶近思之入紫陽是為五子

也愚故於學的之采集注者多略焉其餘則二先生彙編確當若
合符節誠取五子之書玩心厭飮而瀛雒闢闢之道會於一前聖
後聖之道亦昭融於一正學永麗乎中天矣若夫合編朱子與四
先生類聚較研又可見集羣儒之大成於斯尤得其梗槩也新安
後學汪佑謹序

先生姓汪氏名佑字啟我休寧縣西鄉方塘人方塘在白嶽之麓
七里許先生遯世後嘗講學白嶽羣號為白嶽山人又村落有水
曰星溪先生隱居其間屋後臨流有星溪閣學者稱為星溪先生
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答問大樂嘉成四書講錄明儒
通考星溪文集星溪日記家訓敬義堂會語等書

集羣聖之成者孔子也刪定往訓垂為六經而道統治法備焉集
諸儒之成者朱子也採摭遺書作近思錄而性功王事該焉夫以
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使不得孔子繼起而紹述之則詩書禮樂雖
識大識小之有人而殘缺滅裂之餘誰為闡聖言於來禩以周子
程子張子諸儒之賢使不得朱子會萃而表章之則微文大義所
與及門授受而講貫者即未盡泯沒於廬山之阜伊洛之濱關中
之所傳貽然而斯人徒與寥落幾何一脉綿延安恃不墜况其時
又有介甫之堅僻楊劉之纖巧佛老之寂滅虛無浸淫漸染卒難
剷除其勢皆足為吾道敵惟子朱子承先啟後崇正闢邪振寰宇
之心思開一時之聾瞶亟取周子二程子張子各書採其關於大
體切於日用者輯為是錄俾學者尋繹玩味心解力行庶幾自近

及遠自卑升高而詖淫邪遁不能清訓詁詞章不得而汨沒焉此則許魯齋所稱為入聖之基而朱子亦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者也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聖得孔子而益彰周子二程子張子雖賢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皇上德邁唐虞學配孔孟性功與王猷並懋道統借治法兼隆故六經四子而外每於濂洛關閩四氏之書加意振興以宏教育近復

特頒盛典俎豆宮墻躋朱子於十哲之次誠以集羣聖之成者孔子用是師表於萬世集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啟佑乎後人也伯行束髮受書垂五十餘年兢兢焉以周程張朱為標準而於朱子是錄尤服膺弗失間嘗纂集諸說謬為疏解極知淺陋無當然藉

是以與天下之有志者端厥趨向淬厲濯磨毋厭卑近而騫高遠毋覲凌躐而遁虛無然後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以不負先儒諄復誨誘之心也於是乎士希賢而賢希聖其以維持道脉光輔

聖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範校梓而書此以為序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子朱子纂輯周程張四先生之書以為近思錄蓋古聖賢窮理正
心脩己治人之要實具於此而與大學一書相發明者也故其書
篇目要不外三綱領八條目之間而子朱子亦往往以小學並稱
意可見矣先君子默存先生嘗手錄是書俾不肖星來受而卒業
謂曰此聖道階梯也星來反復尋繹久而稍覺有得頗思博求注
解以資參討顧今坊間所行者惟建安葉氏集解而已楊氏泳齋
衍注則藏書家屬有存者星來嘗取讀之粗率膚淺於是書了無
發明又都解所不必解其有稍費擬議處則闕焉至于中間彼此
錯亂字句舛謫以二子親承朱子緒論而其為書乃如此其他又
何論乎然則彼窮鄉晚進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雖使有志于
學得是書而玩心焉亦恐終無以得其門而入矣星來用是不揣

固陋輒購取四先生全書及宋元來近思錄本為之校正其異同得失其先後次第悉仍其舊舊本舛錯仿朱氏論孟重出錯簡之例注明其下不敢擅自更易也本既定然後乃敢會萃眾說參以愚見支分節解不留疑竇其名物訓詁雖非是書所重亦必詳其本末庶幾為學者多識之一助又仿朱氏論孟附史記世家列傳例取伊洛淵源錄中四先生事狀刪其繁複為之注釋以附簡端蓋是二書相為表裏且以見錄中所言實可見諸施行四先生固已小用之而小效也其與朱子有未盡合處亦以愚見斟酌從違使會歸於一也蓋星來悉心探討隨得隨記亦已有年期于是書粗有所補棄之篋行以為後之有志於學者取焉康熙辛丑七月七日歸安茅星來序

近思錄注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為曰此正愚注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古學者輒用是為詬病以為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寢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為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為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為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為之博考而詳辨之即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非儒者之訓

善書林
詰乎然則文章也訓詰也而儒之所以為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
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詰之外者何也蓋欲求儒者
之道於文章訓詰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詰盡儒者之道則不可
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詰章句之學於儒林而
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於政術判為二事
橫渠猶病之况離道學與儒而二之耶其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
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
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
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以謂欲求
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
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

馬乾隆元年正月之望歸安後學茅星來謹識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曰取朱子條以外又遺文列一條附錄而一條
通書朱子曰潘清逸墓誌附叙所著書以極圖為首題之曰太極
為書首無疑也然諸本皆附叙所著書以極圖為首題之曰太極
是也長沙通書本因胡氏所定章次先讀通書者亦不知綱領之
以周子曰加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性命之類則一刊去其目而
不可曉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性命之類則一刊去其目而
又曰漢上朱震子發言陳穆之傳神學放一傳亦修其傳先
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神象乃胡氏之指畫則又語二程先生未嘗
者武當祁寬居之潘志而象若胡氏之指畫則又語二程先生未嘗
為書此蓋皆未見潘志而象若胡氏之指畫則又語二程先生未嘗
伯始卒不仁仲因之陸子靜亦因之其子實則穆周子死於明道
周子年僅十四歲安有親相授道己丑師已於通書之考耳朱子
潘子知圖為濂溪書堂自記於乾道己丑師已於通書之考耳朱子
八年為江州公事陰堂語與圖說合以師傳契道體又十年後
見張詠事有端緒至先生通書後得之於心莫或知其師傳之始
說之傳固又端緒至先生通書後得之於心莫或知其師傳之始
圖以發其秘又端緒至先生通書後得之於心莫或知其師傳之始

蓋朱子亦於此未之考故其為說前後不一也或又謂周子與胡	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此與謂康節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	子藏其學乃其自得以歸而無所授朱子發進不易傳表蓋踵訛而失其	實也及在何由相授北足哉	明道先生文集三條哀詞一附錄	伊川先生文集二條發一條見遺書而九卷今按內除首一卷喜	舊誤為遺書當歸	周易程氏傳解百六條今刻上下經各分上下為四卷陳氏曰	而以前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元符二年正月易	序成而	程氏經說易說一條六條二條陳氏謹謂伊川經說一條論語九	錄其書見於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臨川譚善	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臨川譚善
---------------------------	---------------------------	------------------------------	-------------	---------------	---------------------------	---------	--------------------------	---------------------------	-----	---------------------------	----------------------------	---------------------------

心元之既刻遺書文集復欲取諸氏纂集別求善本警校錄其而	繫取呂氏萬歷間嘉興徐必達始取經說易傳即譚氏所定本也	續刻云明為二程全書御兒呂氏取而重刊蓋傳即譚氏所定本也	文集合刻為二程全書御兒呂氏取而重刊蓋傳即譚氏所定本也	但人歸說及止下繫乾坤皆全而本春或傳至耶其公餘三年	齊則未有增益然愚按近思錄所取論語然晁古德之學者為已	得之於一卷然則陳氏所蓋已非全書也朱子所訂之舊	問說十卷方則一條今本外書無之則此書久非復也朱子所訂之舊	矣	程氏遺書子取彙為九編十條凡五篇題曰遺人書所記二先生言行	三卷學著先要會疑一條九卷無一事不順天今按內除第二	而首卷喜怒哀樂二今並正之入又第卷敬義何條歸入橫	呂本與上條分二今並正之入又第卷敬義何條歸入橫	渠語錄一條	程氏外書子取彙為一條凡有十雜五篇題曰外書云其所按學者先
---------------------------	---------------------------	----------------------------	----------------------------	--------------------------	---------------------------	------------------------	-----------------------------	---	-----------------------------	--------------------------	-------------------------	------------------------	-------	-----------------------------

要會疑聖人無一事不順天之時及刑怒五十三日三
 檢點三條舊誤入遺書今正之共為五十一條
 橫渠先生正蒙文集歸正為二十九條愚將修張子一條舊誤入
 子手定宋史自正蒙文集歸正為二十九條愚將修張子一條舊誤入
 志學及信三卷禮考餘無聞焉豈當則相易說十卷昭德讀
 散遠不著耶今取正俗所傳諸篇以附會之者非宋志中書已多
 有是書而雜取正蒙文諸篇以附會之者非宋志中書已多
 橫渠先生文集取正蒙文諸篇以附會之者非宋志中書已多
 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三卷今內除夫第二卷之性與天
 條一見正蒙使學者先學禮一疑一條葉本并心卷中
 道開為一並見語錄又義理有疑一條葉本并心卷中
 所開為一並見語錄又義理有疑一條葉本并心卷中
 橫渠先生易說取全之書然按晁志謂其解其畧四卦無繫辭實
 說不同蓋晁氏未全之書然按晁志謂其解其畧四卦無繫辭實
 為全書至明始關也猶按朱氏經義考云一卷今存但葉呂諸
 橫渠先生詩說目無二條今增入下樂說禮記一卷今存但葉呂諸

橫渠先生禮樂說一條取一
 橫渠先生樂說一條取一
 橫渠先生禮記說序取二條是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畧固
 具且錄諸書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多出入其間云
 信聞錄諸書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多出入其間云
 橫渠先生論語說取二條是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畧固
 橫渠先生孟子說取七條今按內錄為第二卷為
 橫渠先生語錄取三卷與天歸入外張子雜語錄一合今取第八條之數
 又學先說禮及性與讀書少一條舊誤入本與下為二第一條舊
 誤入孟子說禮及性與讀書少一條舊誤入本與下為二第一條舊
 心清時照宋本增入凡所當為一二條今俱并之
 五卷末照宋本增入凡所當為一二條今俱并之

道在天下亘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
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
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
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
其闕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
為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
身痼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
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
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
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
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

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為之
蒼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
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
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論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
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早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
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
病近本既行原書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
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
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
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為四子之
階梯則此註又當為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鑄祛疑釋蔽於讀者不

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
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發
源後學江永序

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各卷中以所引書為先後一條或及數
事全文不可破拆也淳祐中葉采進集解尚仍原文近世周公恕
分出綱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漏落或妄增大失諸呂之意新
安朱氏刊本仍之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裔重編皆非其實其
間譌謬益多有節去本文有以本文作分註以葉註作本文者此
書遂不可讀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以還其舊

原本十四卷各為事類而無篇目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
近本題篇目如第一卷題云道體篇亦非其舊今本語類近思錄

逐篇綱目一條註於卷首俾各篇有總領仍不失朱子之意
朱子文集語類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彙為綱領列於書目原
序之後俾讀者知其大要

朱子之說散見文集語類或問等書者甚夥今做性理大全太極
通書西銘附註之例凡朱子說悉採入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略
所引太極通書西銘惟載朱子本解其他說甚繁
自有性理全書此不備載

朱子說有不備則採先儒諸家說及葉氏說補之葉說有未安或
未盡則附鄙說足之本文已詳明可不煩註釋者從略

是書原有本註者加本註二字以別之

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釋之所引經史雜書間釋一二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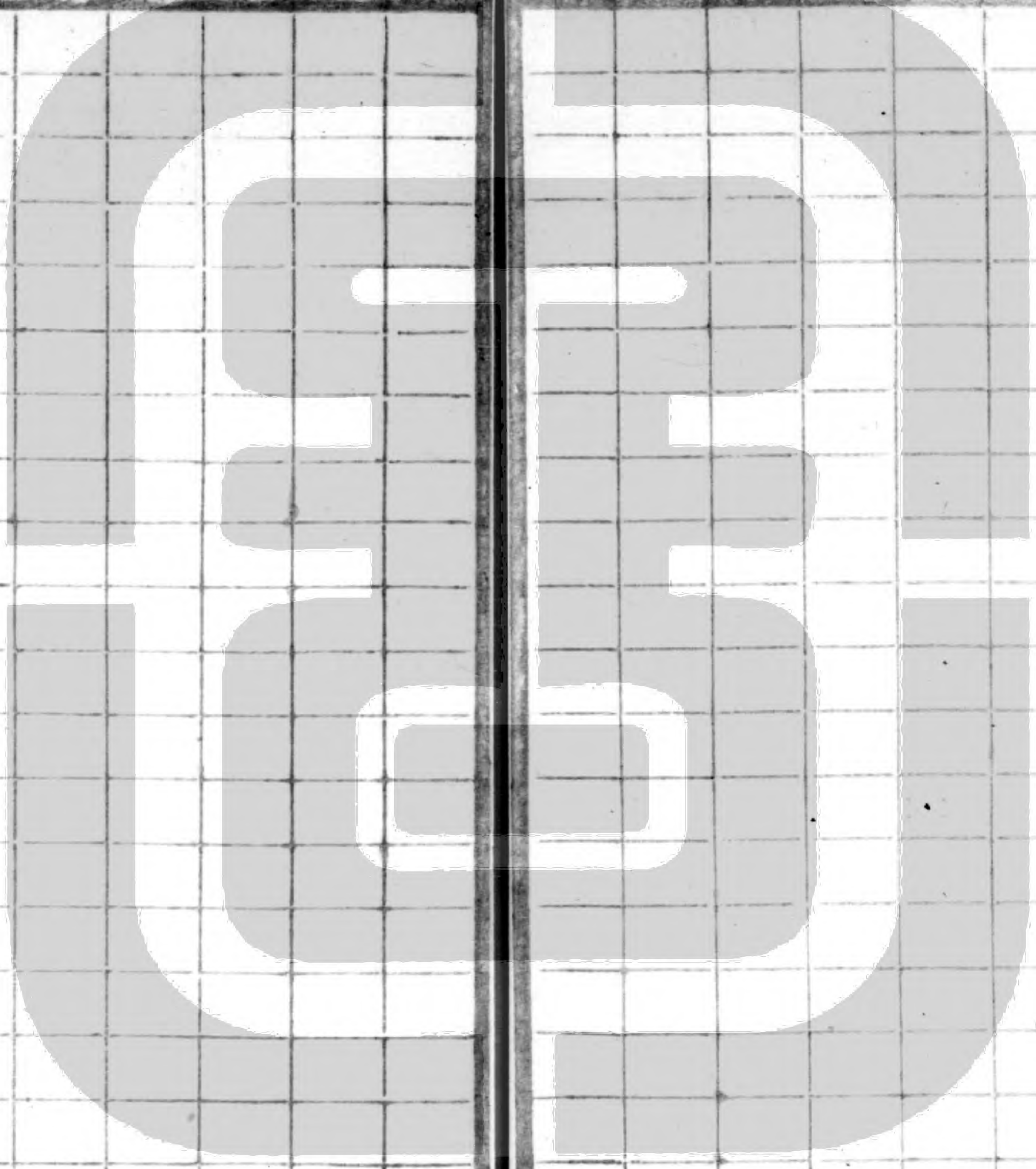
不盡載蓋是書非為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近世新安汪氏佑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為五子近思錄施氏璜又
為之發明採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景逸四家語錄入註各自
成書此不能旁及亦恐後儒衍說太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叢書

叢書

後書妻

後書妻



近思錄集說卷一

道體凡五十一條

甘泉黃奭學

葉氏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施氏平巖葉氏曰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愚按聖人未嘗輕以性之本原語人朱子編輯此書為四書
 六經之階梯乃始學者之事而首卷便撮取太極圖說冠於
 篇端何哉蓋朱子教人從事聖賢之學而聖賢之所以為聖
 賢者不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雖後出晚進於性命之
 本原未容躡等驟語苟懵然不知其梗槩則趨向恐不得其
 正而惑於他歧之說焉故首列太極圖說於篇端使人粗知

天理之根源畧明人物之終始以正其趨向而定其階梯不
至於錯走路頭也蓋學問起頭要知性中間要復性臨了要
盡性人不知性萬事皆低後世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四書六
經都是說一性字性即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率而由之之謂
道三綱五常是也中庸開卷即從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說起亦是此意故曰此卷乃學問之綱領學者必先究心於
此然後可以論盡性至命之事也能深川先生曰濂溪宋之
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粹深密莫妙於太極圖說上續魯
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世自秦漢以來未
有盛於濂溪者也故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
說而朱子又條分縷析以釋之其學宏昭於天下後世有志

於聖賢之學者豈可以為此非始學者之急務而不熟讀精
思虚心涵泳哉張氏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
之綱領也茅氏此篇就理之本然者而言必於此精察明
辨而後於道知所從入可以用力以求至焉凡五十一條
此卷乃中庸之理而大學所未及者然如曰明德曰至善曰
天之明命曰峻德以至身心意知之類大學固已畧見其端
特以方欲明體道之方而未暇詳夫道之體也此卷乃一一
發明之蓋道之體既明而所以體道者自愈以詳審而精密
矣江氏朱子曰此卷道體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葉氏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蔡節齋曰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
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
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個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
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
便只是在陰陽裏面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個無形無影底
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
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
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
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
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

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
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
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
識矣 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
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
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陰陽未
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
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
然其於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 施氏朱子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
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只是

說無形而有理而字輕無次序故也 張氏此周子因易有太極之辭默契道體之本原立象盡意而復著說以明其蘊也無極止言其無形太極者大而無以復加之至理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冲漠無朕之中萬象萬化森然已具蓋本無形迹可求而實為無以復加之至理此其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茅氏無宋本作无下同 太者大無以加之謂極者至極之義以其無形之可見故曰無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又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

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柢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柢 陳北溪曰老子曰復歸于無極 柳子曰無極之極 康節先生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意各不同 老子 柳子 康節以氣言此則專以理言也又曰百家諸子都將太極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天地人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 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 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此混淪未判而道又別懸空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為理之極至無二理也 陳

北溪曰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是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那相接處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又曰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為二物矣愚按易所言太極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先此所謂太極即在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中彼處有次第此處無次第也蓋彼處在聖人畫卦上說須是以漸生出故有次第此則直就陰陽五行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言之故無次第也 漢氏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葉氏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

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
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
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
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
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
相流通也施氏朱子曰因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
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
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
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
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
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
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又曰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
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
行即為陰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張氏太極者理也有理即有氣有氣而機見矣機一動即為陽

是太極之動也而已生陽矣動無終動之理故動極而靜機一
靜即為陰是太極之靜也而已生陰矣靜亦無終靜之理故靜
極復動夫動極而靜是動不一於動即為靜之根也靜極復動
是靜不一於靜即為動之根也一動一靜交相為根循環無端
迭為終始然其中陰有陰之界則分為陰陽有陽之界則分為
陽而陰儀陽儀兩者相對待而立焉 茅氏復扶又反 兩儀
謂天地與易畫卦兩儀不同朱子曰儀匹也如俗所謂一雙一
對是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
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
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

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者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
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
其微者而觀之則沖穆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
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
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
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
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
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即是陽非

動而後生陽也動極生靜亦非別有一靜來繼此動蓋陰氣流
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又曰陰陽有
以流行言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寒暑往來是也有以定位言
者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
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動則此理行此動
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蓋陰陽五行錯綜
不失條緒便是理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周子偶從動處發端其
實自有天地無非此二者流行旋轉不動則靜不靜則動中間
更無空處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此二者蓋聖人之
動即天道之元亨其靜則是利貞所以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
事與西銘都相貫通如云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亦即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意但說有詳畧緩急耳吳草廬
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
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
以動靜言也江氏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
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
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

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
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眚而動靜陰陽之
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
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葉氏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
其性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
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
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愚謂水火

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
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
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
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
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
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
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施氏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
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
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
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

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樂平巖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

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張氏陰陽既分兩儀既立其中遂不能不相交而生成之用著矣陽趨乎陰則主於施而為變陰迎乎陽則主於受而為合於是陽一變生水而陰以六合之陰二合生火而陽以七變成之陽三變生木而陰以八合成之陰四合生金而陽以九變成之陽五變生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水火木金土而生成自然之序可見且五行之質在於地而氣運於天其運也又各自相生而木火土金水之五氣遂順布於天地間而木氣行於春火氣行於夏金氣行於秋水氣行於冬土氣寄行於四季則四時行焉而順布亦有自然之序也 茅氏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

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說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于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于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書正義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漸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朱子曰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

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又曰以質語其生之序而水木為陽火金為陰者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而木火為陽金水為陰者蓋以四時而言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又曰初生木火流動閃爍其體尚虛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水火在五

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多有如何朱子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極濁便成地水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又曰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數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始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

類者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葉氏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愚按唐孔氏謂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為次大禹謨以相克為次周子此所言即洪範之次也蓋亦就陰陽生五行者而言若五行相生次序則又當云木火土金水矣今俗復有金木水火土之語蓋班固白虎通五行章已有之而左傳昭二十五年用其五行注亦如此為次正義云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為次也又按邵氏皇極經世書謂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張氏嶠曰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中方土色黃此

善言本
五行之氣色色之分辨也東赤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
色之逆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病則黃老死而黑
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菸則黃枯槁而黑也物皆資一陽
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
河以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
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
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
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葉氏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
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焉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
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
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
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
造化也
施氏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
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
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
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
有性外之物哉張氏五行既有生成順布之妙可見造化發
育之具錯綜變化無有紀極然推本言之則五行雖清濁異質
而質不外陰陽先後異時而時不外陰陽彼此異位而位不外
陰陽推之無不皆然是五行一陰陽也若陰陽之散見雖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而實乃太極之動靜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太
極之所以然則惟存其理初無聲臭之可聞形象之可見是太
極本無極也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
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
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

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
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
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
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
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
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
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
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葉氏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
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施

氏朱子曰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
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張南軒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
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理吳敬菴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於此見理之同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於此見氣質之異性非有異然固於氣質而不能相通故曰各
一其性張氏五行固同出於太極矣而其生也有成質則理
隨氣質而具遂各專於一以成其性如木以曲直為性火以炎
上為性金以從革為性水以潤下為性土以稼穡為性是五行
各具一太極而性之無物不有可知也茅氏五行之生隨其
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

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左
傳正義云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故傳又
謂之五材釋名云五氣于其方各施行也白虎通云為天行氣
故謂之五行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
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
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
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又曰
雖云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
曾細推來所以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

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葉氏朱子曰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
 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
 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
 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
 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
 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
 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

太極也 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施氏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
 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
 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
 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
 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
 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
 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
 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
 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
 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張氏五行雖各一性，而其本實出於無極。蓋無極原是實有之理，所謂真也。至於二氣五行，載理以出，其中無非粹然之氣，所謂精也。真實之理，精醇之氣，妙於會合而凝聚成形，則見其陽之健者乾道也，實成爲男而父道以立；陰之順者坤道也，實成爲女而母道以立。於是理宰乎氣，而二氣錯綜變化以生萬物。是人物之以氣化而生者，原得理氣真精之妙，而萬物同出於太極也。既氣化成形，而萬物遂各以形氣交感，生生不已，而陽變陰化，靡有窮盡。是人物之以形化而生者，又各得理氣真精之妙，而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夫合言之而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言之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

物之不能離性而性之隨在各足不，又大彰明較著哉。茅氏采子白：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之爲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地方開未有人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後方生許多萬物所以先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後言化生萬物又曰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非以其全氣付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查滓中又復稟稱查滓之甚者耳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增減不得而此言無極之真却不言太極曰真字便是太極真西山曰就其在人物者言之性即太極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
 何以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

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各各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矣

葉氏朱子曰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 施氏朱子曰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

善書本

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

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

獸不遠矣 茅氏知去聲 朱子曰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

常失之于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

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

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

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

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

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

遠矣 朱子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

質之性於此遂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

善書本

九

事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問通
 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幾
 月氏朱子曰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
 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
 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
 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而
 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
 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
 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葉氏曰此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施氏聖人之道仁

義中正而已矣張氏此承上文言為人為萬物之靈但眾人
 因物有遷而聖人之教不得不立也蓋萬物雖同具太極同有
 其性而人則得天地之秀而心獨靈於凡物夫陰之聚而成形
 者既生而有其質矣陽之運而為神者又發而有其知矣於是
 仁義禮智信五性感物而動或得義理之正進乎陽明而為善
 或任血氣之偏入於陰暗而為惡善惡從此分而遇事接物萬
 變不同萬事從此出矣不有以定之將欲動情勝其不同於禽
 獸者幾希幸有聖人出氣質清明尤為秀中之秀乃念人同此
 性性同此理於是修道為教而定之以大中之禮至正之智不
 忍之仁合宜之義凡此皆全體太極無分動靜其動處必如乎
 靜然後為陰陽合德性量無虧故一主乎靜而人極因以立焉

然則同具動靜之理而眾人失之於動者聖人則以動亦定靜亦定者立人極以一天下之動其成已成物之功抑何大耶

而主靜

葉氏無欲故靜 施氏無欲故靜 朱氏本註無欲故

靜 河氏本註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葉氏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

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

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

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

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

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

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

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

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

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

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

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
 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
 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施氏朱子曰此言聖人全**
 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
 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
 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大極之道
 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
 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
 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
 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

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一張氏承上文言聖人全體太極表裏精粗渾然天理無往而
 不合也故覆載者天地之德而聖人之道德與之合其廣大光
 華者日月之明而聖人之睿智與之合其照臨四時之代嬗昭
 其序也聖人合之而變通皆出於自然鬼神之禍福見其吉凶
 也聖人合之而彰瘡悉歸於至當夫是以成位其中而陰陽動
 靜之理直上下與同流矣 **茅氏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
 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
 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
 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
 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

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故又何以酬酢萬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朱子曰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又曰中正仁義常在此中流轉然必倚著靜為之本如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于利貞乃見乾之寶體萬物至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問不言禮智而曰中正何也曰禮智猶說得寬中正則切而實矣

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中則無過不及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正當處也又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秀而最靈者純粹至善之性也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不合也江氏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

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嚮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葉氏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

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施氏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張氏此言太極之理非獨聖人宜全乃人品所由分吉凶所由係兼三才者惟此徹死生者亦惟此也夫聖人主靜立極固不思不勉全體太極而動靜循環皆從容而中乎中正仁義之道矣未能如此則必修之敬義夾立而作德日休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有此則相與悖之肆欲妄行而作偽日拙小人所以凶也君子小人之分止在敬肆人可不勉

力持敬使靜虛動直以庶幾聖人之學乎聖人所以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者止是實體太極道理耳故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太極之成象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剛者太極之成質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太極之成德者也隨處著見為三才則皆一太極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本始乃神之伸然亦祇陽耳剛耳仁耳太極之動為之也反觀厥終乃鬼之歸然猶是陰耳柔耳義耳太極之靜為之也人能兼通乎此則三才既備而參贊在我死生順受而造化無違吉凶又不足言矣 茅氏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 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

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修吉悖凶是此篇喫緊處而其本則主於靜 何氏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 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葉氏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

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之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

施以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一立天之道三句見易說卦傳原始反終二句見易繫辭上傳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為事作長為生收歛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楊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又曰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陰陽以氣言剛柔以

質言又曰仁義中正既知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關鍵蓋禮則仁之著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而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又曰說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蓋仁本是柔然却是發出來者便是剛義本是剛然却是收斂向裏者便是柔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此即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又曰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一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張乖崖說斷公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意蓋如此朱子曰造化周流未着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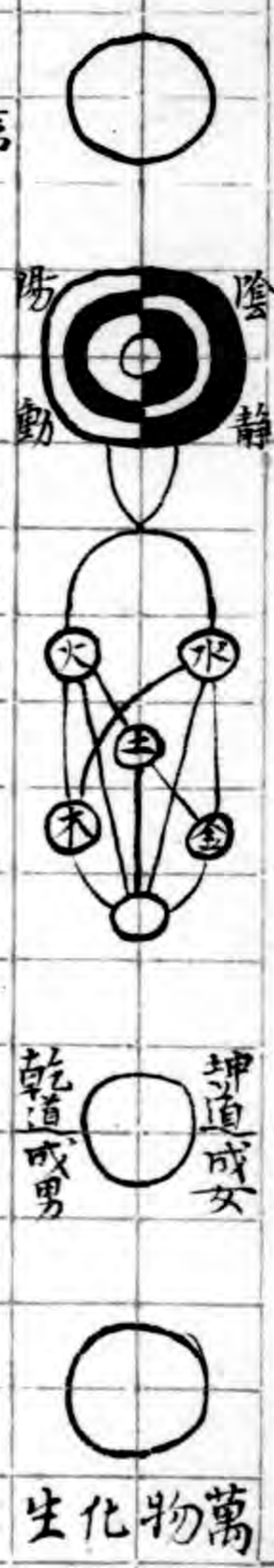
者屬陰若是陽時便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
 返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
 衰減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返終之理
 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
 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
 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
 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
 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施氏以條移於太極圖後

葉氏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
 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
 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
 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
 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繆也且其圖說無非取
 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施氏以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
 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
 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
 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附太極圖并解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
 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爾○此○極太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極者其本體也○者陽
 之動也○極太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極太之體所以立
 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
 右○陽盛故居左○陽禪故次火○陰禪故次水○冲氣故居
 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
 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
 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太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
 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此以上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
 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然形陰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
 行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
 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
 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極太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
 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

書書書

元

仁也感也所謂陽也也○極大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靜也也○極太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極人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極人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也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靜也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極大也故曰易有太極即陰陽本體指其之謂也此周子畫圖立說揭出太極全體以示人君子當修中正仁義以求體夫在我之太極也蓋太極乃萬理統會之總名無極是只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其曰無極而太極者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即易有太極之謂也其曰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者言是理乘氣機之動而動化育流行為陽之生陽靜而生陰者言是理乘氣機之靜而靜生意斂藏為陰之成物一動一靜循環不已則動為靜之根靜又為動之根分其動者謂之陽分其靜者謂之陰本一氣之流行而為二氣之對峙也其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言是理之變合而生五行之質其氣之運行於天而為春夏秋冬之四時五行又自相生循環不已也總之五行一陰陽之所為而陰陽即太極之所在無聲無臭無方無體也但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其理即為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五行各專其一耳然是理為生物之本氣為生物之具理氣妙合凝聚而成人物之形焉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既有男女則形交氣感而生萬物自此形化生生不

已而變化無有窮盡矣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而言之
一物各具一太極人與物皆得是理以生惟人獨得陰陽五行
之秀氣故人為萬物之靈然既有耳目口體之形則不能無欲
而心之神明發為知覺者外交於物則五性感動而為情其中
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惡人事之萬變俱於此出矣此眾人具
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妄動也惟聖人全體太極所行無非中
正仁義蓋本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故能立人極以為民表與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相合聖人即以中正仁義寓於禮樂政刑
之間以定眾人之妄動而為修道之教至於君子未能盡此中
正仁義而敬以脩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所以吉也小人則不
知中正仁義而肆以悖之自作孽不可逭所以凶也故人能從

事於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而靜則所行
無非中正仁義矣此希聖之要道也張氏結言此圖乃所以
明易之故也蓋廣大悉備易之書也而此圖乃易中之至精至
微難以言盡而無以復加者也既圖其象復著為說其示人之
意益深切矣此氏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
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周子于是圖以授程氏兄弟程子
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必有微
意焉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問孔門工夫皆切已朱子曰
此亦未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恐徒長人億度
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
受用何億度之有○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

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愚按易上下卦各三畫而此圖左右方亦各外中內三重者蓋天地人三才至極之理自然而然而非聖賢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周易本義謂六爻五上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則此圖左方外中二重為天右方外中二重為地左右方內一重為人又細分之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左方外一重為陽中一重為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右方外一重為柔中一重為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左方為仁右方為義問左方屬天右方屬地固矣人則兼左右方言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理氣以成性與形故自不能離天地而獨立也☺此陽之動也太極

之用所以行也☺此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此陰中之陽陽動之根也愚按此就右方之白者而言☺此陽中之陰陰靜之根也愚按此就左方之黑者而言☺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此陽之變也☺此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禘故次火☺陰禘故次水☺冲氣故居中○愚按凡圖解大小○並指太極其水火木金土各有一小○包之即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性者即太極也餘放此黃勉齋曰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此陽變陰合也水右火左而此以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生水

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愚按動而陽靜而陰即兩儀也。陽之動陰之靜與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則四象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易之天一地二云云而八卦之所由成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大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而五行各一大極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太極無假借也。○一二也。愚按舊本並作也。但細按似與原圖及朱註所謂經緯錯綜者不合。因為正之。其下者即上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而五行各一大極是也。又按自左而右即從上陽之變者直下自右而左即從上陰之合者直下本相連不斷以間以水火字故似乎中斷另起耳。○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大極也。朱子曰在動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愚按氣化者謂未有人種陰陽之氣凝結而成者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大極也。○愚按形化者謂既有人種後交合而生者也。與上成男成女並兼人物在內。○以上悉本朱子圖解。○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周子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

先天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亦自一而
 二為剛柔自二而四為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為中以
 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
 得有大小詳畧耳劉靜修曰先天太極之圖其理實未嘗不一
 也先天圖之左右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
 者也其離兌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先天
 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
 坎艮為陰中之陽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蓋凡陽皆乾
 凡陰皆坤其左方皆離之象右方皆坎之象先天之與太極圖
 一也故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
 火也河圖亦然其中宮即所謂太極無極也其奇偶即所謂陰

陽也其東北陽之二生數統陰之二成數即先天太極圖之左
 方也其西南陰之二生數統陽之二成數即先天太極圖之右
 方也其水火居南北之極亦猶先天太極圖之坎離水火各居
 左右方也愚按夫子所言太極亦但就儀象卦畫上言耳周子
 又就中推去見得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且于其中指出無極示
 人則其理愈精而言愈廣矣然要之說個太極便包個無極在
 內說個易有太極便包箇天地萬物之太極在內則夫子之言
 實足以該周子之言而周子之言亦無非發明夫子之言也朱
 子實始尊信而表章之其功偉矣陸氏曰正蒙云由太虛有天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朱子謂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

動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此二句就人上說本只是
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
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
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
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
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以朱
子九峰之言觀之則知張子此四語備一篇太極圖說之意由
太虛有天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雜乎陰陽者言之所謂一故神
也由氣化有道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者言之所謂兩
故化也下二句則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下之事

但濂溪分氣為二曰動曰靜而太極在其中不離乎動靜亦不
雜乎動靜橫渠分氣為二曰虛曰氣而以太虛為不雜之太極
太和為不離之太極所以朱子謂其落在一邊又謂其有未瑩
處然朱子又嘗謂其議論極精密則此固猶無礙惟所謂氣聚
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朱子謂其流乃是箇大輪迴此則與
程朱不可合者也 何以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與其
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

誠無為

葉氏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張氏此周子欲人全盡天理而
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張氏此周子欲人全盡天理而
先指未發之體使人知本然之至善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無

但有下疑脫性字

為者實理自然不涉人為也蓋人生而靜此理真實無妄何為之有寂然不動之中但覺渾然至善能守最初之靜正便是天地之全人此即太極也 茅氏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朱子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無有不善及其應事始有照管不到處置失宜處蓋合下本但有善惡是後一截事 而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葉氏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而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張氏此

欲人之慎動也幾者動之微也自然之發則為善一有所雜即

為惡其端甚微辨之貴早蓋人心不能無動一有所動則天理

自此呈露人欲亦自此潛萌所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者也此

陰陽之象也 茅氏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

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

陰陽之象也 朱子曰通書每說幾字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

興存亡但於此看破便幹轉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惟精

惟一克己復禮即其事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

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

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葉氏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欲人知性中所具之理而盡之也道得於身謂之德蓋幾雖有善惡之分而善乃性中本然之理所發見既得之於身而體用從可知矣體不可見於用處見之其心之惻隱能愛而仁之理可指名也心之裁制合宜而義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秩序有條理而禮之理可指名也心之明哲能周通而智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確實有操守而信之理可指名也此即五行之性也
茅

氏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朱子曰幾善惡德則但就善者言之為聖為賢都從此五者做就仁義禮智信德之體愛宜理通守德之用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蔡虛齋曰此雖似皆以用而言然以五者並列又有德字冠於其上則其理自明韓子以其發用之地而目為道體之全自不可也
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葉氏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物以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以張氏性則得天獨優安則自全天理聖者大而化之之謂蓋人同此誠同此幾同此德而造詣各有不同自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性焉而誠不待存而自存安焉而幾不待審而自明其德純而無虧渾然罔間是為大而化之之聖人矣程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葉氏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何氏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葉氏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張氏復者反其所固有執者持之而勿失賢者才德出眾之稱未能至於聖人則必盡其思誠之功而復焉以返其性殫其研幾之學而執焉以堅其所守而後德日以進為才德出眾之賢人矣

弟氏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何氏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葉氏通書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

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

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

章誠幾神之義

施氏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

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陽五行也吳敬菴曰誠者即吾心初具之

此言誠幾德便是太極陰

無所作為者也幾者吾心初動之微其循性而發者為善從欲

而動者為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善陽而惡陰也德者人

所得於五行之理而為仁義禮智信之性因用以別其體則溫

然慈愛者曰仁裁制得宜者曰義各有條理者曰禮通達無蔽

者曰智敦篤能守者曰信有是體則有是用而不相混也夫誠

幾德人之所同有者也惟氣稟清純得全於天而性焉不待勉

強從容順適而安焉是謂大而化之之聖則至誠知幾而德無

不盛者也其次性為氣稟所拘必反身體道而復焉未能從容

中道必擇善篤行而執焉是謂才德過人之賢則思誠研幾而

自修其德者也若夫淵泉時出發之微妙而不可見中和位育

充之周徧而不可窮是謂聖而不可知之之神然此特言聖之

至妙而不可測耳非聖與神截然為二也學者熟玩此章知得

誠幾德皆自太極圖中說出即知朱子答蔡季通書云元來誠

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斯言洵不誣也

張氏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性安而聖人之妙用更

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斯言洵不誣也

張氏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性安而聖人之妙用更

張氏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性安而聖人之妙用更

有可想而像之者一念方萌至理已具發之微妙而不可見隨其所寓理無不到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是至誠之不貳直與天為徒而妙用不測乃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夫聖神之極不易幾而賢人之詣則可勉士誠能存誠審幾以成其德則由希賢希聖而希天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茅氏曰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發之微妙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充之周徧而不可窮也神則聖人之德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又曰發字充字就人看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 問誠幾神學者當從何入朱子曰隨處用工夫誠是存主處幾是決擇處發用處是神然緊處在幾黃勉齋曰此

一段只把體用二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河氏通書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葉氏文集下同說見中庸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施氏此言未發已發乃千聖真脈也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天命之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以寂然不動為中感而遂通為和蓋心以寂然不動為體感而遂通為用故程子論未發已發而指心之體用言之不但性情之德中和之妙有條而不紊所謂大本達道者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也 張氏程子引易大傳之文以證明中庸未發已發之義言喜怒哀樂皆性之動而為情者而未接於物在未發之時乃性體之本然也以其渾淪無所偏倚謂之中即易所云寂然不動者雖曰不動萬事萬物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為天下之大本及夫喜怒哀樂之發道理流露而適如其本然之節則情之自然也以其無過不及無所拂戾

朱子曰一條不如江氏完備故去此存彼

謂之和即易所云感而遂通者隨其所感有箇恰好準則不待安排而實天下古今所共由故為天下之達道要而言之中和之體和者中之用寂即所謂體以其靜者言也性也感即所謂用以其動者言也情也性情非兩事寂感非兩理易與中庸相發明而程子示人之意切矣 茅氏文集曰 觀見中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語易繫辭上傳文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眾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蓋眾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感發處如何得似聖人中節 按此條今見遺書暢潛道本列文集誤 江氏文集下同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
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用則然也中和以情性言寂感
以心言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
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眾人之常性寂
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辯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
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峯發此論某
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某看來寂然不動眾人
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眾人却不然蓋眾人雖具
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

至感發處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
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
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
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葉氏本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施氏本註云寂然不動是也

茅氏本註寂然不動是也朱子曰此言性也

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葉氏本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施氏本註云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茅氏本註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朱

子曰此言情也 何以本註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施氏一作何如 此言心之體用也 虛靈知覺心之妙也 其體寂然不動至虛也 而知覺不昧其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至靈也 而知覺千變萬化天下之理皆從此出 至平常至奇特所見有毫釐之差 便陷於異端而不自知矣 張氏心統性情故有體用具象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性指其靜存於中者言之用即情指其動見於外者言之隨其所指各有所見亦惟觀其所見故體用以分也 要之言體而用在其中言用而體亦於斯焉者矣 茅氏如何 一作何如 見伊川與呂大臨論中書呂氏以伊川有凡言心

者皆指已發而言之說 因以書問而程子答之如此 朱子曰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說 蓋指心體流行而言 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 然與中庸本文不合 又恐學者以心為已發而不知有未發時 涵養之功 故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如此 江氏朱子曰 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病 問心本是箇動物 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 還是靜中有動意 曰不是靜中有動意 周子謂靜無而動有 靜不是無 以其未形而謂之無 非因動而後有 以其可見而謂之有 橫渠心統性情之說 甚善 性是靜情是動 心則兼動靜而言 或指體或指用 隨人所見 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 及動時又只是靜底 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 故橫渠云 心統性情者

也伊川此說最為穩當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葉氏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性便有性火之
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
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施氏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
參有性便有情有性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
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惟其健所以不
息茅氏乾之之乾易傳作天無易傳作无後凡遇傳之無傲
此乾彖辭朱子曰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健之體是性健
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又曰性情是天
愛健處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
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葉氏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

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

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

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

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

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

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

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

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

合妙用而言也。施氏朱子白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此章言天而隨其所指分別出來以見其義之精也。葉平巖曰。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黃勉齋曰。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張氏此程子釋乾名義而從而分別之以見名有不同為道一也。蓋乾之象為天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有是性情則有是形體。乾之德為健健

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惟其性情之健所以無息。審此而天之為天可推論矣。夫天非出於理之外。專而言之即道也。易曰。天且弗違是也。而分而言之則有天與帝之名。有鬼神與神之名。復有乾之名。要之非有二也。形體之高大而無涯者氣之為主宰之運用而有定者理之為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往來。萬物屈伸之類。屬氣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量之莫知其方。變化之莫測其端。屬理性情。則理與氣合而健行乎其間。只是一箇道理。分別許多名目。會觀而體認之可也。茅氏易傳下回。道兼理與氣而言。如下文形體主宰功用妙用性情皆是。形體以氣言。如所謂天之蒼蒼是也。主宰以理言。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也。功用造化之有迹者以二氣之屈伸往

來者言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以屈伸往來之不可測者言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心即天之主宰處也然所謂主宰
者亦即是理非心之外別有理理之外別有心也黃勉齋曰合
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拆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
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
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江氏易傳下回朱子
曰程易單說道理處如此章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
精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
也天~~之~~性情是熱水之性情是寒天之性情則只是一箇健
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性情二字常相參情便是性之發
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健之體便是天之

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專便是性動直便是情乾坤是性
情天地是皮殼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
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是
謂帝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為
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
道者否曰是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
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
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問以功用謂
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
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
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功用兼精粗而

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
 妙用言其理也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
 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皆鬼
 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
 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鬼神是有箇漸次形迹神則忽
 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
 迹可見 勉齋黃氏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
 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致神者其妙用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葉氏乾卦彖辭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
 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

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
 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
 人心之生理也理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
 信者仁之真實也 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
 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
 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施氏此言
 天人合一之理也 葉平巖曰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
 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
 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
 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

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愚謂五常即是四德但有在天在
 人之分耳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五常之信即誠也 兼才
 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
 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
 非三者方成得仁之理 張氏人得天地之理以生故在天為
 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即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元者天地
 之生理也猶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生理不息循環無端是以偏
 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若專言之則亨只是
 生理之通利只是生理之遂貞只是生理之藏一元可以包之
 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
 一仁可以包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

終始周流都是一元孟子四端之說亦以惻隱一端貫通乎辭
 讓羞惡是非之端而為之統焉觀此而程子之言允為不易之
 論矣 茅氏乾象傳偏言者不全言也必合義禮智仁之理方
 全今就其中分言之則仁只是四德之一所謂偏言也若專言
 之則舉一仁而四德都在其中故曰仁者人心之全德全者兼
 義禮智而為言也 朱子曰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
 專言則包四者又曰偏言之者如惻隱之類專言之者如克己
 之類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陳北溪曰禮義智
 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家有兄弟四人稱其家
 者只舉長兄位號而言則下三弟已包在內矣黃勉齋曰六經
 中專言仁者包四德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

愚按從黃氏之說推之言仁禮而不言義智者仁包義禮包智
言禮義而不言仁智者禮即仁之秩然處義即智之分別事理
各得其宜處蓋義禮智皆從仁流出無仁則生意已_止義禮智
便都沒有故有時不言仁而衆善自從仁以出不能離也此仁
之所以包四德而獨尊也朱子曰文王只是說大亨利於貞不
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
王之易畧自不同江氏乾傳朱子曰要理會得仁當就粗
處看如元亨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
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
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
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

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
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
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須是統看仁如何包得四者又
却分看禮義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
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仁是箇溫和底意
思義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斂無
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以求仁為急緣仁是四者
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
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
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且就氣上
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

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
 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物之長秋是生氣
 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
 所以包得義禮智也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一箇心
 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箇惻隱遇當辭遜便
 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
 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如天地只是一
 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透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
 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問仁包四
 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生意則
 同劈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那生底秋成遂是成遂那生

底冬堅實亦是堅實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生意便死
 了仁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
 了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
 當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無那活底意思 仁是生底意
 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
 之事 問仁可包義禮智惻隱如何可包羞惡三端曰但看羞
 惡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
 統六官 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眾善之長雖
 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
 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
 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 偏言則

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 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大裏面 說者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者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孝弟為仁之本就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克己復禮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 偏言專言恰似有箇小底仁又有箇大底仁不知仁只是一箇如知福州是這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 葉氏曰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

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葉氏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施氏此辨析性命之名義其實一理也在天曰命在人物曰性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其實一理也 張氏性命只是一理不分看則不分曉故伊川特辨析之言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予萬物猶命令然故謂之命人物得天地之理以生各有稟受而全具於心故謂之性蓋命是造化流行之初生這物便賦予這物生那物便賦予那物所謂繼之者善也性是人物既

生之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便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成之者性也人物所以為性者理本無異因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不得不以盡性至命之責專屬之人也 茅氏曰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命猶詰勅性猶職賦 江氏曰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命猶詰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施氏此言天地之功用蓋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化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謂之迹者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聚一散一升一降之痕迹耳非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非鬼神屈伸往來何以造化故鬼神為造化之迹程子恐人求鬼神於窈冥之鄉故以迹言之 張氏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無所不有蓋以二氣言之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以二氣言之神之為言伸也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鬼之為言歸也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自無而有謂之造自有而無謂之化非鬼神何以造化非鬼神之屈伸往來造化何以有

迹自其迹觀之則實有是理實有是氣鬼神之不為荒幻杳冥也明矣 茅氏乾文言傳曰與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陸氏曰迹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也 江氏乾文言傳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討鬼神 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 問伯有為厲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 造化

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葉氏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終盡於上則

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
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
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張氏此程子因剝上九一
爻而發明之以見陽無終盡之理也蓋剝之為卦五爻皆陰諸
陽已消盡矣獨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譬之眾果俱落尚有碩
大一果可復種而生也如上爻亦變則純陰而為坤矣然陰陽
消息循環不已本無盡理終變而盡於上則陽已生於下不容
有一間之息也陽之道即君子之道陽之道不可亡即君子之
道不可亡也乃或疑純坤為無陽者豈知即以坤論之陽亦何
嘗亡乎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滿三十日方滿那
腔子畫成得一爻今坤卦非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未

成一畫耳以卦配月而言則坤為十月之卦十月乃陽月以氣
消息而言消之盡即息之始陽方消剝為坤已息而漸長為復
可知陰陽二氣之對待語其流行則一氣所謂陽中有陰陰中
有陽也茅氏將有之有易傳作見復扶又反下為復復生音
服餘同此間如字碩果不食剝上九爻辭果中有仁則天地
生生之心存故有復生之理間不容息出淮南子原道訓篇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葉氏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
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
言耳施氏此言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而陰陽消息始終
循環不已不容有間斷亦無亡之理故程子於剝上九一爻發

明之夫衆陽俱已剝落惟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如衆果俱落尚有碩大一果在上不為人所食可復種而生也上九亦變則純陰為坤矣然陽終盡於上則已萌於下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則息之始不容有間斷也故十月於卦為坤聖人恐人疑其純陰無陽故特謂之陽月以明陽雖盡於上則已生於下也但陽始生甚微耳陽之類為君子所以聖人詳言之若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聖人不言者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張氏承上文而言聖人之以十月為陽月者

正恐人疑坤之卦有陰而無陽故特以陽名之陰於四月純乾之時蓋亦如此只是陽之類為君子所以聖人言之陰之類為小人聖人不言耳扶陽抑陰之意則然其無間息一也茅氏陰死為消陽生為息息有止義而訓為生者蓋一事止則一事生中無間斷亦剝盡復生之意也十月為陽見爾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三十分而成一畫剝之陽盡於十月小雪為純坤然陽於小雪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則坤未嘗無陽也但始生甚微不能成一畫耳須積漸去至冬至纔滿得三十分而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遂一旦都復所謂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也又曰陰亦然以夬乾姤推之可見聖人所以不言者便是參贊裁成之道蓋扶陽抑陰

長善消惡進君子退小人自是理當如此如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在上不容他出而有為耳愚按董仲舒謂十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四月純陽疑於無陰故謂之陰月觀此則四月亦有陰月之說程子以為聖人不言者蓋特據爾雅及易文言傳而言耳 饒氏曰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子始發之然但言其理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于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于三月之穀雨而盡于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于小滿而成于五月之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絕續之際果無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為

愈信矣

江氏爾雅十月為陽

一問剝復相因畢竟須經由坤

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

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坤卦非是無陽

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

但伊川當時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陽無

可盡之理伊川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

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

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恁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上

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

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消時亦如此但伊川說欠幾句漸漸消

長之意問冬至于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冬至方是結算那一

無盡二字疑例

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復之一陽不
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
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趨得一分下面便
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生也以此便見天地無休息處
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
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
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
耳陰亦然以夫乾姤推之亦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
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
退小人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
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

